

ChLT 1060/4208
1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1 1932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性理八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
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
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
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
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

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又問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

然○問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宐之義然其用則決裂○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義之嚴肅卽是仁底收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黃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

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
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
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便是流行處○問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
爲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
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
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
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
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或曰存得此心卽便是
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爲之不合於

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
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
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
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
處也纔說合於心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
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
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
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
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克己復禮爲仁善善惡惡爲義○仁只是那流

行底義是那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

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

問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南軒張氏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六
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勉齋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

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爲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常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卽是心而克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卽是心而克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

空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作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北溪陳氏曰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空故曰愛之理空之理

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

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

如此黃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

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智○生底意思是

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一作藏不測

是智○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
 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三友冬相似仁義仁禮是
 陽底一截禮智義一作智是陰底一截○問仁義禮智
 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
 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生夏長
 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
 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便
 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
 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臟愈深正如易中道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知

便硬而

臨義便是收斂向裏底○仁禮

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

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

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

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

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

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

天地之仁氣也嚴嚴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氣也○仁禮屬陽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
然有定分有收斂所言心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
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
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
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
更收斂得快○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
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仁義
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
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問仁是天地之生氣
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爲全

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
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問仁包義禮智
惻隱包羞惡辭讓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
以五行言之亦如木是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
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
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
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
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
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
其發處旣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或問論語

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

象論語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體統曰是○仁有兩般有作爲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爲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是仁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皆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九 三五十一
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著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著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

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問先生以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

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蓋嘗言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分爲兩箇兩箇分爲四箇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云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

之迹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西文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著隨即曰不可便以公爲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却不然○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

生理大全 卷三十六
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

人路也如乾文言旣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或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之所以會做許多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此四者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伊川穀種之說最好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

不宜○童蜚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惟爲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則全體大用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說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爲惻隱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楊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

初處否曰恁地靠著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箇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

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
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
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
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
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
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
只如此看甚分明○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
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
仁之仁一界子上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
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裏面唯仁兼

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
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
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禮者仁
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
謙遜通曉者多刻剝○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
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
狀互相形比乃爲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
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
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
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

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辯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人之爲人孰不具是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爲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言其未發

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印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性是大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石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叢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

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
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
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
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
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
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
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
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
體無聲臭之可言無一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
有條如此蓋是理之一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

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
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
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
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俾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
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
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
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
情而逆知之耳○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
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
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

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夫恁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枯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南軒張氏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

之發源由是而生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於外充盛著見自不可掩故其睟然之和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養擴充積久而熟天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

故其發見於情則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甚至於為忮為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為仁謂此而公者人之

一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恭敬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勉齋黃氏曰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爲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則爲四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五行旣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慾所汨則惻隱者變而爲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爲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爲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爲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漢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

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
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
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
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
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
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
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
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卽就四端不
覺發動之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問
何謂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
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
到那義之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實亦都渾是這
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
是這天理流行○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
仁義兩箇如春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
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
大處冬之斂藏只是秋之肅殺歸根處
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

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孟子之言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分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

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

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旣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
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
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
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
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
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
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
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
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
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
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

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克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不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七

性理九

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用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有不可信如東卽東
西卽西則是信○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
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仁義禮
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
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凡有血氣之類皆具
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
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
常之德○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

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
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
四者○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橫劍一
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習中許多勞勞
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
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
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
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
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得此生意以有
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

小言之則仁爲大○問蒙喻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榦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

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或問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知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

之理也而其發爲恭遜金神曰義則空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大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

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

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倣此

蓋天人

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爲人之理矣○程堦問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嘗曰孔

孟之言有固所當辨然今且當理會何者
爲仁何者爲義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
天之生物各賦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
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
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
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
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
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
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
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辯蓋

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
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搏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
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本
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
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
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
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
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五
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
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
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
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
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
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
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
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
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
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

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
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
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
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
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
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
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
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
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
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

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曰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爲是爾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

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

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豎觀底意若橫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

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
別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
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
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
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
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
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爲事親之實則仁之
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
常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
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
爲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
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
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
之智也所以爲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
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
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
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爲是非之實則智
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
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
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爲是信之

實則信之信也○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亦
 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
 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
 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
 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
 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
 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
 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
 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
 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

要合衆有得
 用絡不亂

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衆
 得脈絡都不亂○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
 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
 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
 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
 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
 可否從違便是善若要做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
 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
 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
 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

此是從下說
上去

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
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
所為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
如與箇賓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
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
起故去接見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合作如何待
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
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
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
通○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

大用小用皆
宜
體貫相通

改通相參

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為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性
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
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
矣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
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
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
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
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
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不要出於中遲疑不能
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

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朱子以此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而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

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卽是中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爲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
職分之所當為

不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

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遂言然

○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誠則無不敬

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誠之為言實而已矣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誠者虛中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

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
一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
一言誠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慤爲非
誠也○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
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
一猶是兩箇物事相對○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
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說○問無妄
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
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無欺則不可又問此
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

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齊○無妄自是我
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吳之○上蔡云
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
於心上說未是○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
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爲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
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上是下不
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
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故信
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
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誠者實有之

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峰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

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已而言正指盡心之義○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

何所錯且為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問誠敬二字如何看輔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肆底意思○妄誕欺詐為不誠怠惰放肆為不敬此誠敬之別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誠字也隨人看如說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你都恁實剝地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虛又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不已曷嘗有些子挫過今年冬至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陽來復這是真實無妄人體這實理便莫以欺偽存心所謂不欺是外正為事裏面須實是如此纔有七分為善更有兩三分為

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即是有些不實便屏去了

伊川字義
又增兩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諸人只成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真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足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

萬古常
如此

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為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如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然此

中庸所以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峰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就人倫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一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真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

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入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卽

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臨川吳氏曰誠者中之實也純乎天理之實爲誠徇人欲則妄矣

言忠信

程子曰盡己無歉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

也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己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而爲信又見得忠如此○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

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所謂發已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曰發已自盡但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問明道云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内外也蓋

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内而言之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爲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明道論忠信内外大槩如此否南軒張氏曰盡於已爲忠形於物爲信忠信可以内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卽其盡於已者也玩程子之辭意義蓋包涵矣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

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之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

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從己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口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以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尹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的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

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著則不通○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孔子云主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爲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

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字下得極有力○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已之心以事君爲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已之心以爲人謀耳○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四位實爲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等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

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
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廣得
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
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
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
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

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
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忠恕只是體
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
曉且看過去却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
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忠恕猶曰中庸不
可偏舉○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
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
之謂信○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
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
用又曰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天
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天要之只
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問程子言如心
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
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
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
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

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
者之忠恕也又曰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
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
今如此人便爲州爲縣亦只會理自己百姓盡不
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闊曰所以道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
忠把甚麼推出來○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以
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
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孔

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

南軒張氏曰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字義中心為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為忠如心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

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

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
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
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
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
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大槩
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上蔡謂
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旣忠則發出外
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
眞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
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

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
有學者之忠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
而分殊○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
順應何待於推學者不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
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
上旣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
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推己
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自漢以來
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范忠宣
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已上

一著不得據他說恕字
是已有過且自恕已
八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為

不肖之歸豈古人推
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
說得是以恕已之心恕人

以責人之心責已一
句說得不是其所
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

恕之意字義不明為
言非輕
九儒以為中心釋之又以盡

西山真氏曰忠之為美
已言之蓋本諸心而
無偽者忠也發乎已而必盡

者亦忠也然未有
謂心而不盡於已盡乎已而
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顯於

事君也為人謀必忠
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
以和教民無適而非忠也

忠養也至於以善教
民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
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

如我之善我無惡亦
欲人之立我欲達亦
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己

推已及物之謂○忠
者盡已之心也恕者推已之
心以及人也忠盡乎
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

心既無一毫之不盡
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
當
如事親當孝事兄
當物各盡其所以當
而弟處朋友當信事事物有
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

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

恕者影也

如有形而在聖後有影也

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

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

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

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

聖人不待乎推學者生

盡已而後能及人故有待

乎推也然學若能於忠

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已盡

人之間無不極其至夕

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也

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嘗因言恭敬二字

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

恭發於外者也曰凡

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

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

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恭

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

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

事而言則敬為切○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

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脩己以敬

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問恭

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

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即

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須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

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
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
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已也恭事上也敬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閑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
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曰
恭主容貌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
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問恭與敬如何曰
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
手容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敬
事思敬
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
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

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
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
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
卽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
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
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
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整容
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
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

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
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坐如尸立如齊便是
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
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且如恭敬
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
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誠
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八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
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
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
紛紜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
殊莫不有同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
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
克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
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

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

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

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
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
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
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
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
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
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
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
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
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
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
既正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
說誣民克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
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
能自己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
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
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
世而可考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
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

氣凝而爲形鬼鬼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

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子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

四箴克己之

爲入道

宋子得統于

二程

聖賢垂世立

傳

四者存諸心

聖賢傳道教

人不越此

中八地爲

五常之主

孔子集詩聖

作六經爲萬

世師

上下數千等

無二說

廉溪獨得

天

與義皇之易

相表裏

振几孟不傳

之墜緒

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

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

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

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

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

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

乎此矣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

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

武更相授受中天地而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

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

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

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

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數百年昏昏冥冥

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

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

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

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

表裏而下以振孔子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闡渾淪

周子再闡渾

論

二程從而光

之

河洛斯文與

洙泗並

朱子述聖

而會于

之大成

粹乎洙泗濂

洛淵源

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

已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

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

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

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

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

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

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

氣形已具之內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

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

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以之

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

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而至於天地之

運小而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

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

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體統

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

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源也隱

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為一者歟蓋

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子思
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
以意爲學其務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
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
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寥寥千
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朱子
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
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
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
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

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旣已爛脫
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
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
之士或殊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
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
包純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
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
觀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
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
可也後世雖有作者其不可及也夫

西山真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
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
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
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
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
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
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
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
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
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
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
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
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
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
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
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也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義農黃帝繼天立極
是謂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
帝高辛繼之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臯君臣也
而並生唐虞之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

之初興而傳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之盛際而夫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顏曾得其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於周子而傳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

聖賢

總論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問揚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函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聖人一言即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

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
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惟聖人善通變○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
聖人孝聖人廉○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
所不及○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
顯人過惡之意○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凡人有已必用才聖人忘已何才之足言○聖人
責已感處多責人應處少○聖人之心未嘗有志
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聖人之心雖
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

勞也○元氣會則生聖賢○體道少能體即賢
能體即聖○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或曰
賢聖氣象何自而見之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
○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
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
汚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
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
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聖人愈自
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問賢者好貧

此大賢以上
聖賢之分
白單道
聖賢之分
聖賢之分
聖賢之分
聖賢之分
聖賢之分

賢者才義

命 賢人當為天

下知 聖人當受命

聖賢性分當

勉 洪鐘未常有

戶 聖賢未嘗有

無私無

力高大

無一分

人心

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賢人當為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為聖為賢乃吾性分當勉爾○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五峰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

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

○聖人不知已是聖人○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

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常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

人胸中休
休和樂
人下
切
和樂並
行不悖

二者氣象如

何

聖人之心樂

天知命

聖賢之心正

大光明

學者須識得

此氣象

聖人以中道

公而應物

聖人以天下

事治天下事

聖人明所

三十無

氣象又為如何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

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

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為

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

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

有此等氣象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

無作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

理聖人之能事也○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

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先賢言語

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為而言者故或不可

為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

雖有為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其惟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

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

亦吞許多不得○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

聖人無求仕

聖人無有不

可為之事

兵隨印轉

將逐符行

聖人無不可

為之時

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
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
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
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温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
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為之事聖人有不
可為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
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
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
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
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三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

世
聖人
之義

聖人做作自
不同

其不可為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弑
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
聖人猶欲有為也○問吾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
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
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
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
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
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為否曰也不是明知不
可但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

至不可處便

止

魯穆孔子合

富故事

聖人于天下

皆如此

聖人德

可名狀

聖人且

類

處便止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已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問顏子勇

子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鐘由是○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張子曰顏子知當生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

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

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麤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

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麤如何潛室陳氏曰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查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麤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亦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箒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曾子易箒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同心

朱子曰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滿○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曾子之學大抵為行之意多

子思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其去本寔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

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攷。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

程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麓者。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得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眾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眾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

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
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
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
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
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
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
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揚子謂孟
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
善論孟子者

五峰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
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
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强大威力之不
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
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孟子云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
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
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
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

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答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只是把
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
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
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
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問孟子露
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
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
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
般氣象○答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

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
機應物初無理事精麤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
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
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
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南軒張氏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
又遲遲而不去只爲齊宣王有好善之資難爲棄
之耳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

元氣
春生秋

孔子自自然
和氣
顏子不言而
化

仰尼天地
顏子和風慶

泰山巖巖氣
象

仲尼無迹
顏子惟有迹

明快豈弟
栽培別種
聖賢何心

七
自任以
聖明大

子
曾子之道
益光大

聖人之道

是無他造
此是不可及

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以下論孔子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豈弟孟子儘雄辯○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為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為者也○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

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為泰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翦絲以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

顏子未達一

問

顏孟無大優

劣

孟了終未及

顏子

得聖人之道

者二人

孟子有功于

道

孟子萬世之

師

孟子使入

氣象

不辨也○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為己任哉○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顏子具體顧微

耳在克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耳在養之而已○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上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

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孔子曰事君
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
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
上大夫言便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
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
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
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
合一底氣象○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
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

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聞幽之微
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
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著非孟子
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
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
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顏子充擴其學孟子能
爲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
猶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
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如顏子○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便是五峰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晞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學之道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灰覆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開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克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

問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
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
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
問若使曾子爲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
未孰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
似○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
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
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
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
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

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
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
顏子覺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
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
氣象尤可見○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
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
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
規矩故其後無傳○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
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
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

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麤○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麤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謂

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代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問謝顯道謂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不知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二十七
顏子所學甚處與孟子相似曰學顏子有依據孟
子才高難學蓋顏子之學親切勝如孟子也

雙峰饒氏曰顏孟均之爲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
者顏子如和風及雲人皆可以卽之孟子如泰山
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
稟之有異故也

曾子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
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
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
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孔孟門人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
○强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强宰我是也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楊
氏曰觀其死猶不总结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
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見
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
好朋友行樂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
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八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曾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夫子乘桴之嘆猶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問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

曾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于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這實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子張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箇務外底人

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
守規矩嚴毅底人○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
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
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
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
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
話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
雖若見拙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
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考其行事
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
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
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
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
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
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
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問孟子恁地而公孫
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
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
尚有多少病痛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

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
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新安吳勉學重校

